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書

後學南城左贊編輯

後學廣昌何喬新校正

知南城縣事捷為孫甫訂刊

寄上富樞密書

慶曆四年六月四日應茂才異等科李觀謹西望再
拜奉書樞密諫議明公閣下伏以天時否結海內煩
費力支王業屬在賢人况樞密擊軍國之權明公通
古今之道才位相稱功德可圖此有志之士所以願
忠於僕人也觀江南人請言南方事當今天下根本

在於江淮天下無江淮不能以足用江淮無天下自
可以為國何者汴口之入歲當數百萬斛金錢布帛
百物之備不可勝計而度支經費尚聞有闕是天下
無江淮不能以足用也吳楚之地方數千里耕有餘
食織有餘衣工有餘材商有餘貨鑄山煮海財用何
窮水行陸走饋運而去而不聞有一物由北來者是
江淮無天下自可以為國也萬一有變得不為廟堂
之憂而姦雄之幸乎議者多輕東南謂為怯弱而不
知為官軍則怯為亂賊則勇矣今之卒伍例非勁健
必也少有材力自己別營衣食安肯澀墨而就拘執
唯無聊之人填壑是懼不得已而為之耳謂之怯也

不亦宜乎若夫驍悍之資狡猾之性因緣怨憤過有
覬覦則安知其無勇也世俗但見藝祖取之之易
而謂事勢常然殊不知以我宋應天之始乘李氏
失政之餘殘殺忠臣焚惑群小兵叩城下猶未知之
而今而後焉得此愚暗之賊又焉得此神武之師乎
以治討亂尚難為計以亂攻治將如之何曹公用兵
不謂不善而弗能以一矢加於孫權者非恃山川之
險亦以馬超韓遂在關西攻也今之輟耕壟上豈無
鴻鵠之志者然且伏而未起有所待也不幸一旦邊
鄙戒嚴而荆揚乘釁廟堂之上何以謀之長淮大江
壅其前西戎北虜猾其後民首畏尾力屈貨殫當是

之時雖周公為相太公為師恐無及也幸今無事何
不早為之所三四年前閱人為弓手鄉閭之內驚擾
百端曾未幾時已聞停廢不募諸宣毅繼以亡軍聖
朝用心小子何見然以意論之弓手雖無取而宣毅
亡軍又不如弓手遠矣豈啻無益且有害焉昔者之
籍弓手也自成丁以上皆守令親擇之稍有強壯悉
無逃匿彼宣毅亡軍既曰募入須從所願當職之吏
務登其數雖其驚怯亦預收錄此一不如也夫弓手
本乃良民徭於公上或田園富厚或骨肉眾多自重
其身不為罪惡彼黥額之徒率多無賴階於窮困旋
置妻孥一動其心復何所顧此二不如也夫弓手訓

練有時團結有處散歸廬井無預備示給彼宣毅之名
殆十餘萬一歲之費無慮三二日萬矣加之亡軍未知
其籍是取無用之人為匱財之本此三不如也觀其
罷輒之容動皆取笑驕盈之氣已欲陵人雖無武功
自謂禁旅若主將無惠失於撫循姦回矯詔卒無起
發因其怨恨龍言以訛言不出城闈自為整賊未可知
矣此所謂豈唯無益且有害也朝廷徒見名籍之夥
且聞講習之勤謂為有備蓋未之思矣夫用兵之道
豈特武藝而已哉先在治其心次可用其力昔晉文
公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於
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又曰民未知信於是乎伐

原以示之信又曰民未知也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
民聽不惑而後用之故能一戰而霸後雖不及猶有
吳起吮疽而戰不旋踵李廣與士卒共飲食而愛樂
為用上下相得豈徒然哉今之守郡監兵職為將帥
奉行邦興豈敢他言恩意不通路人而已立尸之地
何以使之矧將帥之材在乎奇偉而今所謂良吏者
小心畏忌之士耳彼欲答人數十猶顧文法捉筆不
敢斷而望其一步百變赴死而歸何可得也嗟乎既
往不咎來者可追宣毅七軍聚之已久誠不可去然
宜於不可去之中刪其充無用者降隸于廂既減資
糧且實後使其存者則折其部伍易地而居名之曰

泊離其黨則無構烈之裁去其鄉則為興毅之漸仍
使稍供差遣以代之屯駐屯駐者又還故郡則廂
軍可省招收矣此亦防患之微意而節用之一端也
其於章示武威備御不他盜無勞益衆惟在選賢商
不敵自古然矣何不於朝野之間舉守郡監兵之職
勿拘資級務取英才至如荆潭楊壽昇洪抗福廣桂
諸部宜命大臣為之節制重其操柄許以便宜辟召
豪傑咨詢計策淹之歲月庶可鎮安若謂假以威權
事當疑阻則小白重耳非無土地陳勝吳廣豈是侯
王或以霸王而尊周或以匹夫而亡秦族逆順之
心豈皆形勢使然也况今賦歛之煩數倍常法旱灾

之作絕異曩時民力罷斲衆心愁怨造形而悟其可
忽諸明公受國厚恩為世賢輔解絃易調正在此時
謀人之軍師邦邑苟有危敗是誰過歟觀自推迂闊
之流實無榮祿之望但恨養生之地僻在一方憧憧
衆人無可與計事者常恐小才為累白刃相臨守死
則無名脅後則有罪所以夙夜憂懼寢食弗皇不知
我者謂我何也語有之可為智者道難與俗人言灑
血書辭敢告執事幸而帷幄之籌不令庶人之議
我元元躋於仁壽則觀也得保首領以沒受賜多矣
所著慶曆民言三十篇謹錄上獻伏惟少賜觀覽仰
紀鈞台豈勝慚懼不宣觀再拜

寄上富相公書

至和二年八月十七日將仕郎試太學助教李觀謹
西望再拜奉書集賢相公閣下鄉者相公偃息事外
十有一年天下之士憤懣者無所吐天下之民窮苦
者無所愬宗廟有神社稷有靈佑啓聖心廓然
日出擯讒說於九地之底登舊德於赤天之上含氣
之類孰不相慶千萬幸甚千萬幸甚議者曰賢人當
位矣恢儒復古此其時矣觀以為不然周公相成王
必先有討於管蔡商奄而後制禮作樂孔子為魯司
寇亦且殺少正卯會夾谷以懼齊侯取汶陽田未聞
區區以文字為先何哉緩急之節然也今之太愚患

在夷狄士大夫之耳目属于相公久矣謂排難解紛不在他人才如斯位如斯籌深策遠盖非小子所難窺也若夫禍以忽而生勢以激而動亦不可不知朝廷憂西北而不憂東南無寇賊之備是所謂忽也用力於西北則勢不救東南生姦雄之心是所謂激也竊恐燕趙有舉烽之變則荆揚無安堵之氓其曰無備者非兵非食官不得人之謂也今之取才既不盡善而南國卑薄隔以江湖朝士亦不欲來比於四方最為少人近者儂智高之亂足以觀之矣智高之起於邕也非若鬼神出自恍惚盖有萌漸可見人或言之而主者如不聞及其至於廣也非有羽翼降自空

虛蓋已旬月之行衆欲距之而主者閉門之不暇遂使百越之地千里無煙積尸成山流血成川非他也官不得人之弊也凡今任官貴在科名彼嶺南郡守不知幾人非但無功又不能死唯趙師旦曹觀以節義自顯夫二人者皆無出身孔宗旦以負謗之故調掾于邕事未起而言言不用而死夫人豈有科名哉凡今用法小過不宥而大刑不行小過不宥故跡弛者廢大刑不行故首鼠者安嶺南之吏或不備不虞或偷生惜死而不聞有伏鉢鎖者以不忍之政馭無耻之人如乘駑駘而舍鞭策欲其致遠何可得哉所幸智高豎子本無遠畧如使匹馬尺鐵踰嶺而北則

江表生靈已魚肉矣當是時數百千里之中無一人
可與計事者或云修城池或云教士卒祇以行破公
文何曾得似兒戲令人見之不覺大笑賊若能來誰
有今日相公非常之人固不為常人之事見幾而作
今也其時若謂才之難得道在剛致則凡守大藩如
古方伯連帥者且宜慎東每十數郡得一俊傑以臨
制之亦足以有為矣如此雖大駕登單于臺元帥勒
燕然山無南顧之勞擾况當平世誰敢動哉觀慶曆
四年嘗以書言南方事必達左右矣後二年作長江
賦欲干衡室之聽而無路以通謹錄一本塵玷台座
草茅之愚行年四十有奇一事不成百病俱發未知

餘年有幾唯未死間不達亂賊是所願也故復帖
上瀆尊威伏惟哀其狂而寬其罪不宣觀恐懼再拜

寄上孫安撫書

皇祐四年十一月十三日丁憂人李觀謹再拜奉書
安撫密學諫議節下觀病卧草中聞朝廷委節下一
方之事載驚載喜已而泣下嗟乎自嶺表有變數千
里間火熱湯沸而未見有左右前後之臣負大名於
天下者一來鎮撫竊疑江湖之民獲罪上帝不復得
為周家草木在行葦之詩矣今也傳言節下當來有
如司命仙官將自天降荒陬士女罕識貴人賢人孰
知所以來之旨愚心耿耿實異於衆輒錄漆室憂魯

之義願有以控告不幸酷罰在身未經祥禱請見則
非禮寄書則不恭日夜惟思罔知所措忽視勝示令
實封齋來何幸如之然而開設數路許以酬賞者
慕而言是傭徒鬻賣之道高索之士得不唾其面哉
退又念古之人有殺身以成仁安得避干賞之嫌沮
願忠之意由此奮發節下試聽之嗟乎今之天下何
其少人哉人材高下未敢輕量若夫至公至忠圖國
忘身者誠不易得凡居位者何異一曹司但行文書
不責事實但求免罪不問成功前後相推上下相蔽
事到今日猶不知非昔西戎叛時數年間天下之民
破骨出髓而不能取元昊一塊土今南蠻又叛數月

間江湖之人拆衣賣絮而智高方擁美女在珠玉堆
中座耳何者十羊九牧朝令夕改作無益以害有益
故也彼智高者豈英雄哉打劫之尤者耳愚嘗謂彼
失於久而我失於速彼若能速廣東非我有也我若
能久彼焉得跳梁若是哉何謂彼失於久當其自邑
而來所過諸郡突如破竹若能因其倉庫撫其民人
分留同惡合聚亡命以守之避實攻虛直趨英韶南
雄以扼大庾使江南之兵不得過雖廣西兵來而東
路之勢已盛則五羊孤城仲子怯師囊橐什物耳舍
此不為而為持久之計豈有人作賊深入主國無饋
糧無外援而可頓於堅城之下連月不去以待王師

之來哉此所謂彼失於久也何謂我失於速當賊在五羊城下時王師幸得到英州若能分兵屯守要害堅壁清野以待之彼將何如梁孝王天子母弟周亞夫尚不可救况廣州仲簡何足可惜彼求戰則不聽欲走則無路糧食當有限實任言可餐越月踰時自當乾死况蕃漢烏合其心不一力盡勢窮寧無疑貳購賞在其前斧鉞在其後智高之首何難可致不戰而屈人之兵古今一也豈有人為將乘驛會師與士卒未嘗相識昏至晨戰挺身入賊如此雖豫章為軍負要離作節級有何因心義能使之用命也以侯伯富貴之身落豺狼腥臭之手遠近聞之莫知所由皆以

賊為鬼將神兵非人可敵故鋒未未交而心膽已碎後敗甚於前敗今日甚於昨日徒使狂童謂天無網此所謂我失於速也自有事以來江湖之間誠宜設備然所以備之豈其道哉豈作無益以害有益者哉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不得為節下盡言也嗟乎疾在四支皆知護心腹矣恐風氣之內入也而不知用藥無節則心腹自生疾敵在嶺表皆知備江湖矣恐變寇之內攻也而不知作事無術則江湖自生變四支之於心腹嶺表之於江湖其遠近緊慢以節下之明固不待人言也嗟乎彼智高者終何為哉歷觀自古豈有如彼等人能成事也彼之所至奪人財物燒

人室宇食人老弱妻人婦女人之仇讎無甚於彼者
安能成事哉但恐積累未定江湖日貧而群盜起耳
夫群盜者初不足異或數人或數十人或數火或數
十火然後以小合大以近合遠遂成千人萬人耳雖
然此等亦安能成事哉賊殺既已甚天誅所未及於
是乎有長材大力假忠借義以討賊為功以要王爵
以歸民望如孫堅父子漸不可制此愚心之憂也嗟
乎江淮而南天府之國周世宗之威武我太祖之
神聖非一朝一夕而得奈何因循不以賢才守之今
日之事可謂急矣誠得左右前後之臣負大名如節
下者數人使君澤洪荆昇楊杭福州兼節制一路屬

郡官吏得自廢置然後可以言利害官不得人雖言
之誰為行哉朝上千疏暮降百勅付之曹司適煩擾
耳如曰得人請試言其畧今之先務莫若使甲兵不闕
盜賊不起民不至無告士不至失職如此者凡十事
一曰諸州舊有宣毅百數雖云不武悉已南征昨者
調鄉弓手將以為衝城今不能復何可憑且勿論其
人勇怯然弓手之家固不在城安有盡室已落賊中
而肯一身更為官守焉警備廢事灼然矣愚謂守城
當積城中之人人生尚氣勇智皆同營規角敵與競
渡之類一坊一巷互爭勝負千百為一相殺害何
者取居人下故也言之使民自無激怒之患嗚呼召老

牽牛羊彼何與味而為之哉今若為廣場於邑居之中先取有勇力為衆服者爲其使之使率其黨以閑暇習諸兵仗勿為名籍各任去來既不妨其業又得以自由於是制為勸賞之法凡若干日一試其藝有地稅者常憂執役試中則與移下名有市利者唯患當行糊糊試中則與免一次胥徒以此差補僧道以此披剃凡百施為必先武力至于有罪亦當原情苟非言人得以功贖如此則人可以日添藝可以日進比屋之民皆為甲士可也然後束置帥長潛加部勒志定氣剛誰不可用况家賞在內血屬滿眼倉卒之時必得死力二曰昨者鄉弓手萬家五百人大縣至一二

千人不謂不多然而驅之來就郡邑廢其耕耘離其骨肉負米擔錢闔門在路是不便於私也手執戎器心在闔門藉此虛名影其色役是有累於公也今若於村落之中每十數里為一教場使其人員各以閑暇就便集之既不妨農且無所費當戶差役勿復與免或其有故則許兄弟子姪遞代乃是一人在籍數人習兵其餘戶口及寺觀童行願教者亦聽勸賞之法一如城中如此則保全鄉里并禦疆界求之人情必可倚賴三曰古之治民唯欲富庶今之治民特惡豪右夫富豪者智力或有以出衆財用亦足以使人將濟艱難豈無其効今之浮客佃人之田居人之地

者蓋多於三戶矣若許富人置為部曲私自訓練凡
幾度試勝兵至若干人或擒盜至若干火者授以某
官仍寢進納之令以一其志凡人既得以兵自防又
得以官自進苟有餘財其誰不勉歲年之後千夫長
百夫長不難得矣周禮鄉為一軍未聞反叛秦人功
賞相長何患豪強大有為者宜無猜忌四曰人之為
賊亦有其漸始則黑面夜行僅如狗鼠或掠小家子
或劫獨行客鄉亭之吏知而諱之不告于公上故使
長惡不悛積小成大蔓草難圖有自來矣鄉亭之吏
諱之何也凡今賊發之地必去貝以賞錢縣尉未下馬
督壯已責田破人之家前後不少為督壯者懲其若

此須求被劫之人願陪所喪之物與其賞者二百
孰若陪一二十貫但知惜費豈復畏罪哉賞所以得
賊亦所以失賊諱之之謂也然非厚賞則賊不可得
矣官不能備必出於民顧當改制耳愚謂莫若鄉置
賞社計戶等以歛之命富人以掌之用盡更歛以此
為常今夫大鄉或二三千戶小者亦數百戶與其使
者壯三五人出泉孰若使一鄉千百戶同力其數則
少其歛則緩既免破家誰肯縱賊五曰茶鹽之禁本
非使人經費所須蓋不獲已江嶺之交最多鹽賊起
而為大害者往往有之矣此本良民但為衣食與商
賈何異哉惟其犯禁耳俗吏不明事體武卒又貪賞

錢不料形勢多方伺捕彼自以其罪重寧闕而死幸而不死豈得復為平人哉求活草間固其宜矣愚謂當少緩之百姓日用不可使知姑以用度不足某事某事權住給賞如此則伺捕者宜其縮手犯禁者得以安心苟能加以仁恩亦可錄為死士六曰大抵東南土田美好雖其飢饉之歲亦有豐熟之地比來諸郡各自為謀縱有餘糧不令出境昨見十程之內或一斗米糶五六十價或八九十或一百二三十或二百二三十價雞犬之聲相聞而舟楫不許上下是使賤處農不得錢貴處人不得食此非計也況於境內又有禁焉止民糶以待官糶是也且賈人在市農人

在野糶之則米聚州縣不糶則穀留鄉村徒為田日修城池而不筭其中蓄積亦可笑矣若曰官糶數足然後放民糶俟河之清耳官糶價一定民糶價漸高難易如何哉愚謂當弛一切之禁聽民自便仍為著令以告後來七曰古之貴者舍征止其身耳今之品官及有蔭子孫當戶差役例皆免之何其優也承平滋久仕宦寔繁况朝臣之先又在贈典一人通籍則旁及兄弟下至曾孫之子安坐而已比屋多是衣冠素門方係繇役日衰月少朝替夕差為今之民蓋亦難矣愚謂三丞以上官及正郎以上子孫若贈官兩省以上自可且從舊制其餘一例給使如此則農夫

石印江表集卷二十一
稍得息有世胄亦無自情八曰今之賦稅較古則輕
唯諸攤配大為煩費夫攤配之物皆受直于官比之
市價不甚相遠然而村民或去州縣一二百里既難
裹足且畏後期故有市井之人代幹其事官未得銖
兩民已出斤鈞執耒者所以無聊游手者所以專利
愚謂莫若使諸縣凡有求物則選邑中富而好善者
一人委之集事仍須令佐躬行檢校事畢之日計其
實所費錢使民償之如此財用可以無在困窮可以
更生九曰今之卒伍餼廩甚厚而人不願為者何也
徒見其貧窮耳餼廩厚而貧窮者患在兼并卒伍而
可兼并者亦勢之然大凡從軍多是四軍獨初末營壘

未有妻孥居則無屋用則無器於是兼并者得將養
女召為贅婿今朝有室明日上網在路日多住家時
少故其一女可當數夫既以家口為名即是衣糧入
已嘗見一家養十二三女請五十餘分而所養女日
夜紡績與其家作婢耳餼廩歸於他族貧窮切於已
身不死則逃非偶然也愚謂莫若使諸州凡招到入
官為昏娶及置屋宇什物使得成家然後遠役如此
則不唯存恤見兵亦足招延來者十曰今之發解磨
錄封彌雖曰至公諒非遠慮識平剛者昂昂哂笑談
王霸者往往退藏寬苦之聲遠近如一愚謂宜復祖
宗之法以求郡里之譽凡諸征鎮亦許辟除如此則

人望有歸學者知勤原夫之輩得之何補所弛之士
失之可惜飢寒不如兵死寧免生心英雄落我彀中
乃為上策嗟乎弱甚矣憂至矣非立大奇不足以救
愚言雖未奇節下亦無忽勿與儒生言儒生必罪我
勿與俗士知俗士且笑人管仲復生商君不死天下
乃安矣觀慶曆四年有上樞密富諫議書一首俄聞
富公出使河朔未知其書達與不達慶曆六年又有
長江賦一首天險難升無路通進今各寫一本去願
節下覽之足以知愚心之憂非一日也嗟乎行年四
十四矣結髮脩學自謂非常人老大柄柄便是常人
耳然昔應制科辱召第一今為試助教誰云冗散猶

望朝廷以詞學進之必不於風塵之際以游說徵幸
節下明察知其無意於酬賞也嘗並有周禮致太平論
十卷此乃愚心所自喜可以備乙夜之觀者節下幸
問焉當獻其藁切切之懷未盡於此儻容白帶以見
宜有面言不宣觀再拜

上蔡學士書

日月應茂才異等科李觀謹再拜奉書諫院學士從
者伏以王佐之資在言責之地有行下國特歸于朝
志義之士靡不欲效肝膽於車下矣觀不肖郡縣之
得失軍民之利害非所能知然有事雖似小而患則
甚大憤憤於心弗能自己者願一言焉同郡有鄒子

房自前年游京師去年秋寄書於其家自言因奏封
事得恩為齋郎鄉人以其無行也初未甚信及見北
來者且問諸部吏皆曰無之於是鄉人愈疑其詐矣
今茲來歸果無禮部補牒獨赴御藥院文書一紙以
為符驗而沿路郡府僉以衣冠待之本屬轉運不疑
其欺又給憑由使與置銀銅坑冶因緣形勢蒙蔽州
閭萬目蚩蚩無敢明辨噫可怪也觀竊評之曰以御
藥院文書可行耶不可行耶子房已受補牒而不以
隨身耶且三者皆可為之切齒也御藥院文書可行
則國家之禍耳其不可行或已受補牒而不以隨身
皆子房之罪也夫爵人於朝與眾共之示天官之不

敢私也况武祖文宗防萌杜漸上設中書樞密院下
分臺省寺監所以夾輔聖政互相關防齋郎雖微然
須勅下禮部而後給牒收補今祇欲憑御藥院文字
不必朝省指揮則是宦者奪宰相之權王命出小臣
之手禍亂之本莫斯為大女主幼君尚不及此陛下
明聖焉得有之此可為切齒者也若以其書不可行
用則安得執為符驗藍衫木簡便稱官人乘馬徒徒
平接有位國之常刑將焉用也且齋齋一夫飾以巧
言自淮祖江若履無人之地設有天姦大賊造為妖
妄誘齊州縣則孰能辨之哉太宗時李飛雄詐取驛
馬騎之稱奉詔縛清水諸將入秦州將斬之以叛賴

宗社之靈使自漏泄耳萬一復有此事其將柰何此
又可為切齒者也若謂已受補牒而寄留在外或質
當錢物則是輕我君命重乎貨財輕君命則無為臣
之禮重貨賄則非奉公之人以此入官未知安用此
又可為切齒者也凡此三者干涉大體不可不言而
西望帝閭邈數千里言可及乎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學士其惜一勺水以快我心哉觀與子房舊相往來
別無嫌隙齋郎職位非佳觀誠不肯嫉妬子房名位
未著觀又不與爭能言之至此蓋公議也况子房不
慙妄冒惟務驕矜齋遠近書題假轉漕符牒以興置
銅銀之號結太廟齋郎之銜當大略卓彩棚推鉦鼓
引百戲周游城市朝謁聖祖而後歸呵止行人凌壓
尊老意氣滿溢無復忌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伏惟
學士有名於時以道贊國如此等事寧不動心萬乘
之貴尚當規正矧此最微豈難辨理昔者學士未作
諫官時常刺諫官之不直今既作諫官矣無為他人
所刺伏恐朝車到此迫於人事無暇省覽謹遣人投
書道左試財擇焉不宣觀再拜

上王刑部書

轉運刑部明公執事觀天生愚魯棄置數澤鱗鱗坐
枯風波不到伏承明公以臺郎之貴領州伯之重才
名所震曜賢德所煦姪姦回醉心良善吐氣如九鎮

石印江表卷二十八 十七
之柱天群山莫不仰四瀆之紀地衆流莫不赴土之
歸者唯恐在後而觀貧煎其家病縲其身隔數百里
無階請見自其屏遠何所願望不意近日一二有位
自北來者乃言明公過垂聽察深錄姓名不唯實之
齒牙且欲引諸門下一聞高義慙媿累日人之不遇
者必曰時命若觀也獨命窮耳於時豈有不遇哉自
古正身立行負抱才業而遭值昏亂不為人知辱在
餓隸或老死岩石名字磨滅銜冤厚夜者夫豈少歎
小人無似幸生明時當路無暮功之戚舉家無拳握
之貨馳驚無力請託無緣而賢卿大夫雖未相識往
往知其所為何不遇之有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胡由當代豪傑共相采邑使得光顯千後則萬錢不
足校也豫讓一家僕耳以衆人遇之則以衆人報國
士遇之則以國士報吾豈無之受知者宜何如哉既未
得謁於閭人且欲窮極一筆鋪張其言冀明公多見
其蘊積則又念今之進士假儒之言已進而言不驗
故真為儒者羞自言明公徐而察之可也何遽言哉
聊寓書以謝左右伏惟昭其心無責其禮千萬幸甚
不宣觀再拜

與胡先生書

觀再拜先生胡君足下康定初錢塘相別後二年自
京師歸中道曾寓書今又四年雖不有教誨而衣冠

往來每知動靜俗衰禮壞
手提古道以陂障未流使
用何如哉觀於先生齒卑
在天下國家故聞先生之
不高馳之不疾也苟有聞
養者為會以羈旅迫促聽
心且醉飽矣至於紙筆之
未得請近到弋陽乃有以
讀讀而疑謂先生之辭或
不可追者乎不然幸察其
於禮也如獸之於園也禽

用力者鮮先生發憤叫呼
求南之士有所模法其功
德薄然其所留心何嘗不
風靡虞誅舞唯恐其舉之
見敢不盡愚於左右伏念
言觀行什不一二慕賢之
間所以割今而垂後者尚
先生所著文為惠者喜而
者年少時作漂流人間而
區區竊觀原禮篇曰民之
之於繼也魚之於沼也豈

其所樂哉勉強而制爾民
之於後縱奔放也如獸之
於山藪也禽之於飛翔也
魚之於江湖也豈有所使
哉情之自然爾云云觀不
敏大懼此說之行則先王
之道不得復用天下之人
將以聖君賢師為讎敵寧
肯悅首而從之哉民之於
禮既非所樂則勉強而制
者何歟君與師之教也去
自然之情而就勉強人之
所難也而君欲以為功師
欲以為名命之曰讎敵不
妄也且制作之意本不如此
唯禮為能順人情言嘗
勉強之哉人之生也莫不
愛其親然後為父子之禮
莫不畏其長然後為兄弟
之禮少則欲色長則謀嗣
然後為夫婦之禮爭則思
決患則持救然後為君臣

之禮童子人所慢也求所以成人然後為之冠禮愚者人所賤也求所以多知然後為之學禮死者必哀之然後為之喪禮哀而不可得見也然後為之祭禮推事父之恩而為養老之禮廣事兄之義而為鄉飲酒之禮凡此之類難以遍數皆因人之情而把持之使有所成就耳有是情而無是禮則過惡襲之情雖善未如之何故父子之禮廢則子將失其孝兄弟之禮廢則弟將失其悌夫婦之禮廢則夫將失其義君臣之禮廢則臣將失其忠一失之則為罪辜為離教齊之所謂情者雖積於中安得復施設哉故曰因人之情而把持之使有所成就者也其大畧如此然則

有禮者得遂其情以孝以悌以忠以義身尊名榮罔有後患是謂獸之於山藪鳥之於飛翔魚之於江湖也無禮者不得遂其情為罪辜為離散窮苦愁悔弗可振起是謂獸之於囿鳥之於絀魚之於沼也而先生倒之何謂也若以人之情皆不善須禮以變化之則先生之視天下不啻如蛇豕如蟲蛆何不恭之甚也幸深思之萬一愚言可取則願告于不知禮者曰無近於囿汝有山藪無從於絀汝有飛翔無入於沼汝有江湖云爾則先王之道庶乎復用天下之人其仰聖君賢師若司命焉又觀送程令序斥言今之縣令不得其人而末一句乃曰與家君有代授之契如

是則尊公亦今之縣令耳蓋文之大病不可不察若尊公之治有異於前之云云者願少稱述不然則削此一句以存有隱無犯之義甚善觀非好辯者顧先生之文學者所信一有玷缺為患不細故敢陳之惟以情恕未相見千萬自愛觀再拜

答宋屯田書

屯田宋公執事觀近者刪定劉牧易圖繼之六論僅草具未甚行一來貴士日接高誼乃知執事舊有王劉易辯其大畧不異故不敢自疑以塵于席次執事忘其陋寡遽貺以書謂聖人之道晦而復明劉氏猶大盜既逸而成禽豈復能為桎梏六經近為狂妄人

所推埋如是者甚衆且使觀取其壁主其盟執事當奇所謀鳴鼓而陣焉主盟之命雖不可當若狂妄推埋豈惟執事患之抑愚心未始釋然也孔子曰吾猶及史闕文蓋喜其本末為世人所損益也至於漢儒若鄭康成注禮記其字誤處但云某當為某主藻全失次序亦止於注下發明未嘗便就經文改正於周禮則備舉先鄭杜子春解此蓋尊經重師不敢自謂已見為得姑兩存之以俟後聖耳况夫一家之學必由君命而後可行以劉歆之才在哀帝之側嘗欲以左氏春秋列於學官尚為諸儒不肯置對光武之世議立左氏而公羊之徒上書訟之至和帝時始得立

學其難而慎也如此未聞有不請於帝不謀於朝而能以一人之私鼓舞天下者也歷觀五經傳注及正義誠有未盡善志於道者宜其致詰然但當著為私書或言於同志庶幾其說不泯絕後有知我者則先王之道明如是足矣彼官為博士居天子辟雍將造成多士以待官使者也初不奏立某氏易某氏春秋俾有司策試一用斯義而乃專肆已欲棄傳違注毆學者從之其可乎哉學者顧師資之禮不得不從有司執注疏之義不得不默無不非長育人材之意邪矧博士之官靡常其人苟各用所見不為定準今博士說如此後博士又如彼則更數十百年天下之士

為儒為墨為釋為老未可知也此患甚大不可不救而觀也貧賤委頓無錙銖重雖學者稍稍聽信然悠悠之流眾寡何如哉觀與人作一記一序猶未免在勢者或蚩蚩輩有所改易陳言褻語塗穢金石後人弗知將以我為戲焉况能主盟聖域集第一之功乎誠尊命之不可當也執事文學豐富爵位進長既有其道且得用焉指搗人士將無不可苟鳴鼓而陣則觀雖不勇請當一隊必有藉手以報不宣觀再拜

答李觀書

觀白宗人秘校足下八月初徐秀才至得所寓書甚大惠觀不肖且未識君子之容而屈辱厚意以道藝

見咨顧無以當之雖然敢不薦其說來書謂孔子之
後有孟荀楊王韓柳國朝柳如京王黃州孫丁張晦
之及今范歐陽皆其繼者也而自謙讓以為畚土壤
築泰山欲登於前賢之間而問其何如足下年少初
仕不汲汲於進取而轉從寂寞之道此非今人之心
古入之心也魯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
則光大矣苟取之以明守之以誠尚可為聖人之徒
矧曰前賢之間執然謂之賢者豈非所論列十數公
乎足下欲以為法當考其所為工拙不宜但徇其名
也孟氏荀楊醇醜之說聞之雖曰矣不可復輕重文中
子之書已泯絕唯中說行然出於門人所記觀其意

義往往有奇奧處而陷在虛夸腐脆之間隋書無本
傳又不得案其行事退之之文如大饗祖廟天下之
物苟可薦者莫不在焉佐平淮西解深州圍功德卓
犖在聽聞者不一誠哉其命世也子厚得韓之奇於
正則劣矣以黨王叔文不得為善士於朝近者如京
先倡古道以志氣聞黃州學而未之得然其人諤諤
有風標彼孫丁之文舉人之雄者耳其立朝不聞有
所建明而胎天下之禍為吾徒羞誨之之辭不奇諸
所著文未足可嘉至於議論則識精才健無遠不到
若洪範王霸篇籠絡天人捶鍛古今雖子厚好為論
尚未及也先朝文士唯此人耳惜其疎俊得罪于世

故立身不可不慎若子厚晦之皆非凡人被惡名雖
欲自新而死期至矣范公歐陽蓋為賈誼劉向之事
業窮高致遠未易量也足下以愚言為不妄則可法
與否昭昭然矣路遠不獲相見勉之李觀白不吝
百局對答黃著作書
觀再拜漢傑著作兄足下前日辱書以觀所為景德
寺及邵武軍學記言浮屠事來討觀不肖然其為文
有新意處恐學者疑唯欲人問因詳說之而繞繞之
徒背憎是務莫肯告者吾心恨此久矣今漢傑乃惠
然移書使之明辨不勝幸甚觀排浮屠固久於潛書
於富國策人皆見之矣豈期年近四十氣志益堅之

時而輒渝哉惟漢傑亦觀厥二記不甚熟耳吾於此言
乃責儒者之深非齒浮屠也民之欲善蓋其天性古
之儒者用於世必有以教導之民之耳目鼻口心知
百體皆有所主其於異端何暇及哉後之儒者用於
世則無以教導之民之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無所
主將舍浮屠何適哉漢傑兩執親喪矣亦嘗禮佛飯
僧矣如使周禮尚行朝夕朝月月半薦新啓祖遣有
奠虞卒哭祔小祥大祥禫有祭日月時歲皆有禮以
行之痛情有所泄則漢傑必不暇曰七七曰百日曰
周年曰三年齋也吾故曰儒失其守教化墜於地凡
所以脩身正心養生送死舉無其柄天下之人若飢

涓之於飲食苟得而已當是時也釋之徒以其道鼓
行之焉往而不利云云至於敘其傳法始卒甚詳此
誠文勢不得不然吾自無思無為之義晦而心法勝
以下言儒不能明其道而釋以其說象之故嗣迦葉
者師子達摩以下言此衰致彼盛也非習聞其說樂
其誕而自小如孔子吾師之弟子之類也若夫按白
居易碑迹景雲大師之事蓋取其與顏太師真卿等
友善魯公之大節言今鮮儷而善於一浮屠必若澄
觀受知於韓吏部之比其人材有足稱者也而景雲
乃景德之舊因使其徒有所矜式焉然則取信於白
居易何尤哉又觀所謂及味其言有可愛者蓋不出

吾易繫辭樂記中庸數句間漢傑以為仲尼子思群
聖人之作述豈與此等說較論而爭衡邪是誠漢傑
之不思也且吾謂儒者困于滯辭恤乎罪疾欲聞性
命之趣不知吾儒自有至要反從釋氏而求之然後
乃曰及味其言有可愛者蓋不出吾易繫辭樂記中
庸數句間苟不得已猶有老子莊周書在何遽冕弁
匍匐於戎人前邪請詳此意豈謂仲尼子思與之較
且爭乎蓋以釋之言雖有可愛者亦吾聖人先已言
之矣何必去吾儒而師事戎狄哉苟不得已尚不如
學老莊其意亦昭昭矣彼釋之書數千百卷而不出
吾數句間其輕重如何哉漢傑責於人無若是之暴

也夫所賤鄭衛者非謂全無五聲十二律不與雅樂相似也唯其不中正耳毛嬙西施面目亦與人同豈彼數千百卷書而無與吾聖人一句一字合者哉九流百家同出於聖人而有所偏耳聖人之備其於用也交相濟故得中焉諸子之偏其於用也執一而已故有過有不及也亦非謂無一句一字與聖人合者也譬諸良醫之治疾實者則瀉之虛者則補之熱者使之服涼冷者使之服暖故天下之疾無不治也聖人之道如此諸子則不然見瀉而愈者則謂天下之疾皆可瀉見補而愈者則謂天下之疾皆可補於熱於冷亦然故用藥之宜而療病多死也非謂其方不

其良醫相似也學者之視諸子若異類焉是亦過矣漢傑罪我不如李習之不為僧作鍾銘習之之論信羨矣然使唐來文士皆效習之所為則金園寶刹碑版若林果誰作也來書謂張景原道頗正漢傑何不視景集中所記浮屠事凡幾篇其稱述何如又謂設不得已猶可謹歲月誌工用亦不害於正若但歲月工用而已凡人皆能之何必吾文吾所是非灼見如彼豈嘗害於正哉聖賢之言翕張取與無有定體其初殊途歸則一焉猶李漢所謂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何須開口便隨古人漢傑使我效李習之膠柱矣今之學者誰不為文大抵摹勒孟子劫

石印江表集卷之六 廿六
掠昌黎若為文之道止此而已則但誦得古文十數
篇折南補北染舊作新盡可為名士矣何工拙之辨
哉觀之施為異於是矣既使明辨敢不盡言漢傑察
之十二月十三日從表弟李觀再拜

再答黃著作書

觀再拜漢傑前書以言浮屠事求問觀不才不能多
自引過輒求義理塵於左右漢傑又以書稔吾之罪
不勝大慙觀行於天下日聞其美不聞其惡於鄉黨
惟仲容老丈特賜教誨然其人慎密雖終日請問猶
未一言今漢傑不惜累紙之書以為大惠而觀如頑
石焉雖有兩澤毋所受入而今而後不得聞過矣觀

何人哉觀何人哉尚賴以君子之心愍其孤陋苟有聞
見更掛齒牙則叢爾之人猶有望也以多故未及請
見

答陳特書

觀啓今日吳君坐中見僕夫捧三書以授我問克讓
乃知其子姪以此為惠讀之皆今賢士大夫之文甚
善甚善夫贈送之作惟師與友若老聃孔子顏淵子
路言者受者皆非偶然今觀與足下兄弟無一日之
雅鄉井不同年齒差倍又非當大位言得失之地弗
問弗求獲此惠貺私自惟念莫知所來無乃足下負
大術業潛於山藪心之熒熒無所發泄假我以為題

石印山文集卷之二十八 世七
目乎不然未敢當凡所教誨皆我心思慮之熟者然
夫子之道如天如神變化不測恨行計遠不得與足
下論其萬一若皆如來示則指掌而已何必從師而
從知哉有言於觀者多矣如虛舟焉未嘗輒愠今足
下兄弟言古而志高於愚心未忍舍焉故此奉告且
以為謝不言觀白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雜文

原文

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為不可言欲可言乎曰
欲者人之情曷為不可言言而不以禮是貪與淫罪
矣不貪不淫而曰不可言無乃賊人之生反人之情
世俗之不慕儒以此孟子謂何必曰利激也焉有仁
義而不利者乎其書數稱湯武將以七十里百里而
王天下利豈小哉孔子七十所欲不踰矩非無欲也
於詩則道男女之時容貌之美悲感念望以見一國
之風其顧人也至矣學者大抵雷同古之所是則謂

之是古之所非則謂之非詰其所以是非之狀或不
能知古人之言豈一端而已矣夫子於管仲三歸具
官則小之合諸侯正天下則仁之不以過掩功也韓
愈有取於墨翟莊周而學者乃疑噫夫二子皆妄言
耶今之所謂賢士大夫其超然異於二子者邪抑有
同於二子而不自知者邪何嘗彼之甚也

原正

祭非其鬼而求福為人知其不正矣考之經則禱祠
之禮煩設祝史巫覡其術近乎怪孰謂聖人而為不
正哉君親人所甚愛也死亡人所甚惡也以所甚愛
而之所甚惡有告之曰禱可以免雖聖人其如何孔

子曰丘之禱久矣為已故也周公冊祝請代武王臣
子之心也今之學者自以為正人視其親愛之疾則
曰有命噫正可矣曰孝與慈則未也不孝不慈而得
正焉吾不願也

讀儒行

儒行非孔子言也蓋戰國時豪士所以高世之節耳
其條雖十有五然指意重複要其歸不過三數塗而
已平居自重慎能處貧約一曰道塗不爭險易之利
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為也二曰其居處不與其
飲食不滯三日一臨事有守奮發不顧忘之以
而食四曰居不濡臨事有守奮發不顧忘之以
非不以力二曰可親而不可劫也

此可觀而不可辱也三曰雖有暴政而不更其所四曰雖有亂政而不改其所五曰雖有亂政而不改其所
苟合於君視利祿如土芥易曰利不虧
上弗知也臣天子下不事諸侯雖分國如歸
以身狗朋友無一日慕賢而容譽方而
四曰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間流言不信
其餘亦常事聘衣冠中之類考一篇之內雖特與
聖人合而稱說多過其施於父子兄弟夫婦若家若
國若天下粹美之道則無見矣聖人之行如斯而已
乎或曰哀公輕儒孔子有為而言也曰多自夸大以
搖其君豈所謂孔子者哉

讀文中子

文中子之言聖人之徒也傳之者非其人為之繼創
而已耳吾觀中說謂所傳者姦詐無禮之人也世謂
房魏輩不稱師顧諸公如何人也竊人之財猶謂之
盜學焉而不知所由來固小人矣然其佐唐命基太
平行事灼見非小人也非小人而不稱師未嘗以為
師也明矣隋書魏公所述常人或得一傳而無王通
云者豈窮為弟子而勿忘若是乎或謂以長孫無忌
怒故句夫魏公引義諫諍不為天子屈豈憚一無忌
而削其師哉蓋文中子教授河汾間迹未甚顯後
門人欲尊寵之故煇太宗時公卿以欺後世耳懼其

語之泄乃溢辭以求媚若杜如晦於唐民震天百姓
帝則下文曰孔子之時周王魯公非有道也至脩春
秋尊京師別內外戀戀不能已江都弒場帝而文中
子曰天其或者將放堯舜之運吾不與焉命也其如
君臣之禮何孔子於孟懿子季康子稱對稱名孟懿
於我對曰云云康子饋藥揚素蘇夔李德林隋之
拜而受之曰立未達云云大臣且非弟子而謂之請見又名之素與吾言德林與吾
言云其如上下之禮何吾故謂所傳者姦詐無禮之
人也雖然不姦詐不無禮文中子之道不如是之光
也流俗之視中說如視佛書夫焉知佛之道可尊而
尊之哉徒聞其未死時天地鬼神夷狄一言無不尊

之者耳或曰文中子之道不如是之光則奈何曰不
害為聖人之徒

弔楊子

歲陰在戌兮其月季春望前三日兮是惟壬辰面書
林以齊慄兮敢行弔于子雲嗚呼哀哉高廟不神兮
借人以權新都大盜兮春國之咽凶邪得志兮明哲
偷安天爐熾炭兮璞玉不燃欽佐王之刀尺兮廻智
巧乎簡編何諸儒之喪明兮復培塿之泰山夫聖者
通之謂兮可名而名之豈有常人昔成湯號伊尹曰
元聖兮固商書之所不剛夷之清而惠之和兮子孟氏
亦以為聖焉謂子雲之非聖兮何善乎膠柱而操絃

六行五之集卷之十九

韓退之云大醇而小疵兮所論止于法言茲對問之
細碎兮如入宮始見其堦垣伊太廟明堂之巨麗兮
則盡在于太元兼三才而用五行兮取度數於渾天
日如蟻而右轉兮斗揭柄而左旋陰陽晝夜之會合
兮非弄筆之所磨鏤其指在於三綱兮充切切於君
臣君道光而臣道滅兮尊卑之分以陳消與息而相
乘兮無盛滿之不疾顛言行禍福同出於罔兮貴思
慮乎未然必稱孝而稱忠兮異乎劇秦而美新既廣
且深兮浩浩東溟之瀕百川自哲人之萎於魯兮獨
子雲之書誰得而及有惟視之八曰翡翠于飛離其
翼狐鼯之毛躬之賤蓋小才之足以殺其身兮俾愚

心之慙慙奉新語以周旋兮庶全歸於窳窳彼叔明
之為注兮間或失而或得矧科指之不甚明兮匪後
生之能識今之從事於此書兮其說溺乎數術隱怪
之士借以為己有兮學者欲求而弗獲繫小子之不
敏兮將大為之解釋下以行諸講學兮上以及夫邦
國計其業之勤勞兮豈一朝而一文困于內者疾病
兮迫于外者衣食念一家之言兮終成之於何日天
有意於此書兮使我壽考而疆力不然子雲之道兮
或幾乎息我思古人兮淚漣漣而露臆

復說

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

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噫顏氏之賢有夫聖者也猶有不善乎曰衆人之不善不至乎善也賢人之不善善而過者也孔門高弟師也過由也兼人有姊之喪而弗除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者七口皆善而過者也而未聞其復也中庸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復而得中者顏氏而已乎故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人之患不在乎不及而在乎過之不及則下於人下於人則憤憤則知進矣過之則出乎類出乎類則矜矜則不知其反矣伯夷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焉去之過於正者也叔向三數

叔魚之罪過於直者也於陵仲子不食兄之祿過於廉者也魯隱公攝位過於讓者也徐偃王不忍鬪其民過於仁者也尾生期女子過於信者也聖人則不然子見南子似不正昭公知禮似不正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不欲速貧似不廉文王既沒用我者其為東周似不讓誅少正卯似不仁諾陽貨曰將仕似不信應時遷徙各得其所禮所以制乎中義所以謂之宜也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聖人之情也義之不存而苟變焉然後為小人矣夔教胄子臯陶陳九德曰直而溫寬而柔而立是亦復之一端也天台王幾好學而多能將有所就焉

者也幾之字曰復之故為之作復說

命箴

宜失而失斯謂之正宜得而失斯謂之命身之不脩
責命可乎謹爾攸趨惟道之圖命之不諧躁乎則惑
慎爾食息躁爾之賊得失不言吾道孰辨臧之不足
繫我之願言不已道幸其哀已食而搖尾彼獸之耻
非道而哀尚益耻之矧其無益祇辱奚為三十曰壯
聖人以立先迷無悔今是猶及蚤詩夜書以遊以娛
成之勿渝天其舍諸

畫贊

工有圖貴人之像者予哀其賢而無所遂也為之

辭云

道之可行君子乃出行而無成君子之疾位以名得
名以位失古人丘壑豈徒自逸嗚呼

弋陽縣學銘

慶曆恢儒首自東都爰及郡縣築宮授徒地不患小
權不在大繫乎其人乃勤乃懈葛陂之南縣廷之東
令昇尉宇經始其中居室以嚴用器以利曰藝曰儀
一為品制事則有變衆則有散非志之確誰足之踐
易美知幾孔戒已甚太學三萬黨人以禁興雖有功
廢或為福敝漏之下誦弦亦足勗茲斯道無與乎世
儒之全安宜億萬祀

嘿堂銘

黃介夫尉鄆鄉作嘿堂以居使人來告故為之銘曰
衆人之嘿不材於天賢人之嘿保身以權止則為
澤行則為川雖欲勿言安得不言

大學議

觀伏以古今時異沿革事殊凡有設施當求折衷若
曰上法周室作為辟雍詢於儒者諒無異議行之本
朝或以不便何者雖作辟雍必不欲廢國子監未聞
古者辟雍之上更有國子監也况辟雍之設非徒講
授而已便當行視學之禮養老之事國家大禮如籍
田明堂鸞輿未動六軍之士已希賞賜竊恐惜費未

能盡行有其器而無其用天下之望寧不歎耶若欲
太學不與國子監相妨又無行禮之責則宜近取唐
制國子監太學四門律書算廣文凡七館皆屬國子
監太學則七館之一其於國子監猶吏部兵部之於
尚書省也不相妨明矣萬一遭遇帝暉下臨乃吾道
之光耳若猶未也亦不為朝廷之闕至於棟宇之度
在堂無間如使講習有位生徒有次量事制宜誰曰
不可然亦須見地之廣狹而後計之若豫為廣大之
制而地或褊小則是空文無所施用或謂周人立四
代之學今若以國子監為唐學又立辟雍以法於周
有何害耶觀謂不然周之四學並立各有所用如養

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學干戈羽籥於東序禮
在瞽宗之類是也今教學之職盡在辟雍若不使國
子監統之則祭酒司業當治何事如使辟雍屬於國
子監則古者辟雍之上更無官司故觀以為不便果
能廢國子監而興辟雍且脩視學養老之禮以飾之
則非觀之所敢議也

策問三首

問孟子稱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執之舜
竊負而逃海濱以有所受之也觀諸周禮則有議親
之辟夫宗室有罪尚在八議彼為天子父而吏得執
之是邪非邪抑異代之法不可同條邪二三子極言

之

問夏之有德遠方圖物以鑄九鼎使民入山澤不逢
不若其功大矣然所謂神姦者固為傀異之形而求
近人邪抑能變化與人亂邪果其傀異則民之見者
雖無有昂亦知懼矣苟能變化與人亂則何形之可
鑄邪當王孫滿之時昂猶在周其所象物蓋嘗目見
非虛語也顧言之失其義耳然則禹之為是昂其何
意也

問周官六屬其職三百六十而員數則多如六鄉七
萬五千家耳自比長以上卿大夫士萬八千餘人此
大可怪學者每非之而未見其說抑序官之妄邪則

石印江表集卷二十九 九
鄉州黨族間比皆有職又不可闕然則守其官者何
等人也

策問六首

問太史公叙術學崇黃老而薄六經其論以道家與
時遷徙應物變化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以吾觀
之蓋不出乎易易非六經乎何其不容而遽薄之也
二三子試言焉

問韓退之有言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
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
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佛之說吾不能詳曾子
問老子列傳則有問禮之事史未足盡信禮記經之

屬也亦有妄乎 明辨之無牽舊說

問韓退之謂揚墨之書尚有存者今之學者有學於
彼者乎有近於彼者乎其已無傳乎其無乃化而不
自知乎吾考於墨疆本節用誠其所長揚則無見矣
然乃孟子所謂為我者也歷觀士大夫之所以高人
者儉陋為先儉非墨之流乎其施於天下國家恨未
及也至於先已而後人持祿保位不以治亂累其心
者亦楊氏為我之決矣及其論議尚賢賢然曰闢揚
墨豈非化而不自知者哉噫時有變事有宜則夫二
者為是乎為非乎將蓋而勿問乎將折以先王之制
乎各言其畫

問春秋書王所以見王者上奉時承天而下統正萬國吾習諸此未始不舍業而嘆深矣先王之法也然公羊子曰王者孰謂謂文王杜元凱曰所書之王即平王學者徃徃未知所傳今之儒生又有異意謂春秋以天下無王而作蓋號令賞罰天子之事孔子不敢私之故書王以著號令賞罰之所由出若是則王非周也孔子藉之云爾吾心亦不安茲用商于二三子繹聖人之心懋君臣之義吾有望焉

問周禮周公致太平之迹也而於大司馬見師不功之文小司寇有詢國危之目諸如此類蓋非周公所嘗行若春秋舊凡亦曰周公之制而弒君之例存焉豈成王時有是也哉故學者疑周官凡例皆不出于周公二三子以為如何

問孟子曰夫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是時天子在上而孟子游於諸侯皆說於王道湯文武所以得天下之說未聞一言獎周室者庸非後其君乎賢人之言必不徒爾盍各求其意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

墓碑 陽辭附

進士陳君墓銘

穎川陳君卒於天聖九年六月十二日葬於明年
月甲寅墓在南城縣太平鄉之壘陂將葬姪婿李觀
叙而銘之君諱瑒字仲溫產富家年少獨奮好學苦
經籍求師講問晝夜不敢息長於甲賦唐風詩時輩
多所驚仰憲技藝無不該者尤精玉筋書得斯水體
勢寬薦王府一不中會家禍作輒棄去不復有仕宦
意君為人篤於孝慈幼孤事先夫人左右無違及居
喪梓茹飲水終三年匍匐致毀瘠落肌肉僅能自活

既除之後殆十載言及其親未嘗不歎歎下此皆世俗所不能者性復倜儻重節義聞人急難與其所不足若已當之族親友舊賴而濟者蓋可指數江吳之間其人信鬼禍習忌諱疾病死喪非其父母妻子率避遠之君雖於無服之親亦必瞻視慇懃致藥物療治愈有恩意於其死哭弔常先他人舍羹飲殯多自經手其接人重厚有禮隆賤親疎訖不以顏色冷煖之然於論議亦不隱其賢不肖非深得古君子之道者其孰能如是邪既退居鄉里益脩田宅羨池榭日召賓客飲酒遊宴賦詩相獻答亶亶不能自止鑄琢粉繪咀嚙花葉務為深奇若新進爭名者怡愉終

日弗以他事亂其間雖術業不施於時亦不為無所用其心矣卒時年四十六聞者無小大莫不嗟惋來哭必盡哀至于後養無知輩悉旁竝竊歎謂不復有斯人嗚呼可尚也已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比三世俱不仕娶東平萬氏順惠莊飭有理內法生男女八人長子某襲父之志以文行稱識者謂慶在是矣次某警敏守生業某亦志學某方成童長文璿鄧某應進士舉次黃某范某幼女許嫁范某皆著姓子初君之弟曰某既勝冠與其婦偕死息女始絕乳君愛養之如已子長以嫁李氏銘曰

勤不獲祿善不克年謂天有知何死之亟謂天無

知何後之賢嗚呼百世之下無敢壞其藏焉

處士陳君墓銘 并序祭文附

君諱文藻世家盱江實建昌南城也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皆不仕君初以素門善治生終能憲事用儒術教子起家登朝其門既高其行益篤沈厚有智多歷艱難故動而解過為鄉黨法將有事者亦來咨謀自用儉節至義可為則不有愛其所周急決于疏親性復謹禮雖幼而卑必待以賓客未嘗見其懈尤耻爭辨踰數十年無一人獄在州縣者而衆莫不服晚節授家事于子孫其中休休罔有不足閉門終日不與塵俗風塵月鮮樂以忘老年八十二慶曆四年

十一月庚午卒明年及此月丙申葬于郡東之龍潭夫人周氏既葬十二年矣故不附子男二人肅繇進士第在官為能濟之重慎得譽于薦紳間以憂解殿中丞執喪無失禮次雍孝友而外樂善諸孫學問甚謹無不令人源深哉止而為淵行而為川未易窮也五女嫁鄭某朱某范某朱某聶某皆良族也既卜日孤以墓石來告乃銘之曰

洪範五福六極為天賞罰之柄今君既壽且富無久疾病教子義方不謂不好德啓手足知免不謂不考終命天之勸人何其盛哉何其盛哉

祭文

石印文集卷三十 三
嗚呼公之年德遠出輩流子孫善良無身後憂人生
及此何所不滿送往以哀情猶未免昔我年少孤貧
里中惟公見遇與衆不同然諾之重有古人風薤露
易乾際駒難駐彭殤一揆瞬息千古設奠告誡後期
無處尚饗

廣文陳生墓銘 并序

陳生子同郡君平其名某字也初以童子來學既冠
游京師用進士入廣文館升於禮部試下第歸而病
後二年死蓋年二十有四矣始吾竒其人神甚清氣
甚和齒少而智老居今而好古其學業務廣其文體
務大若馭長風中江而下假之日力則海不難到凡

厥施為巖巖見頭額去其俗遠甚其父某又有行誼
謂可以餘慶擬之不意其短命也病日革尚不舍業
或導以博奕解愁憂則曰我為此亦不樂拳拳文字
間以即死嗚呼吾之所好惡不類乎天之意邪抑天
之意皆與人異邪或者天無有心而人妄責之邪人
亦無有主宰而自生自死邪如何如何贈某官諱某
王父也諱某曾王父也妻劉氏有二女其死孟夏其
葬仲冬其歲辛卯實皇祐二年銘曰

古石崇觀今葬其旁死者無知則何所傷若其有
知則顏魯公記麻姑山謝靈運詩華子岡雲環水
怪夕景晨光尋神仙之轍迹味古人之文章魂兮

優哉豈與夫愚鬼同鄉

進士傅君墓銘 并序

皇祐五年冬傅氏之子野請銘其考曰先父諱垂範字祖德娶鄧氏野中男長任少傅女嫁董張江氏壽六十有六今年七月癸亥夜十二日丙午葬墓在宅東北仙羊峯下曾王父封王父案父逢皆不仕遠祖家信州今為南城人銘曰

君少篤學見補其儕父隕兄落欲進不諧有田宅畔有宅山隈既耕且養曰優游哉君之事母室為便戶夜再三起即訊安否君之事兄兄嘗病苦醫須人肉反割其股族有鬪死將質于官礙君其間

續不忍言聞善已若見惡愀然教子與孫居如師門維孝維悌於君罔闕他行雖百無乃其未命有夫壽時有窮達含笑入泉糞土黃髮

聶夫人墓銘 并序

夫人姓王氏歙州某縣人曾祖某祖某父某蓋富家歸于鄉人聶某今為南城主簿聶君之曾王父某王父某不仕考某贈禮部尚書兄某終翰林學士凡仕者數人族大以蕃而夫人宜之為婦孝為妻順為母愛而不弛事姑三十年未嘗簪芥既自治其家舉有法度於鄰里鄉黨慶吉弔凶以喜以憂若在已然見人之絕志於調致力不足不能自己教厥子必以禮

義榮辱故克有成長男武仲進士及第其次南仲微仲恭仲皆好學女婿程某閔某汪某亦為士季女未許嫁夫人每教諸子曰亟自立汝後顯榮吾不見矣皇祐三年來南城未及安宅夢人告曰爾在此二年而已五年疾病時武仲與禮部籍奏尚克聞之已釋褐有書至不能言矣夏四月十一日卒年若干明年某月某日載其柩還鄉以某月某日葬于某銘曰死生命邪聖人罕言之雖其有命其自可知邪夫人教子謂不見其仕及其登科而母死矣豈知而言邪抑偶然邪二年之意形于夢寐彼何神靈而告之丁寧邪武仲有文來諸子頗聰警姑務於德

以求揚名則親之理以魄其不榮且幸邪草露溥兮松風淒兮生者能幾死時死者無窮期萬物皆如斯又何足悲邪

鄒夫人墓銘

并序

前此者聞新淦鄒氏有子曰迪九齡以文求試于臺遇疾罷去得神童稱今迪遺子以書且列其妣之行請銘其墓子未識迪之面矧非州黨端族閨門之懿所不及知然觀庸俗富而溢則驕其子使淪於欲若節信所謂以賄喪精者往往而是迪生五六歲嗜讀書屬詞句既毀齒西游仰視九門虎豹之威而不怯惑有披青雲捧白日之志事雖不果與夫冕弁而童心

輩相去幾十百倍苟非胎仁乳義沃染於初如土斯
瘠其奚以藝嘉穀也哉則其善狀宜不誣孔子之言
孝者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迪未冠未克
光大于時懼其親之無傳求哀於我蓋亦孝子之節
不可以已故書之夫人姓楊氏蓋鄒之邑人曾祖某
不仕祖某亳州防禦推官父某亦不仕其夫某學不
得官以貨為袁州助教夫人之性順而明憲篇籍畧
知大指書樂之藝多所該綜早孤事母以孝既嫁未
嘗一日不念母念之至則號泣廢眠食善於夫之黨
外內無怨言蓋服器玩舉有制節罔或踰侈唯迪一
男不以恩克義且教且戒期于有立既不試而歸益

較之來師輔繼短增卑日取其效一女亦尚幼而夫
人即世年四十有五至和二年某月某申子也越某
月某甲子葬于某鄉某地名噫昔陶侃母湛氏亦新
淦人唯能資厥子交結勝已者然非侃強立以濟功
名曷由致其母不朽之如此迪之齒未也誠能出溝
瀆逐鯨鵬於天海間則楊氏之賢當不愧于古且使
吾言見信於天下矣銘曰

宜神之社 顧短以死 不在其身 維有子

鉛山縣尉陳君墓銘 并序

君諱某字某與予同郡實建昌南城人曾祖某祖某
為郡著姓父某尤善士有二子君其中也君幼而開

石印... 卷三十一
其先子器達而好義自志二詩酒間罕視家事而財
用所出近得以賜親故遠得以及羈旅為有識所貴
者繫君之力是賴既孤而母老伯氏從王事溫清益
謹而田里益脩彼仕千里之外而無反顧之憂者抑
君使然免喪數年遊京師屬河決以財佐公上補太
廟齋郎選授邵武軍建寧縣尉于時盜賊多主名不
見邑居患之君以機往所至輒禽郡守言其勞不報
替授茂州司戶蕪錄事參軍兄為德陽宰不宜俱入
蜀改信州鉛山縣尉未行以疾終年五十一嘉祐元
年夏四月癸亥也娶鄧氏生男光遠光道皆幼學見

稱于士友君之啓手足命以卒業而已不語他事一
女嫁黃某亦冠族其冬十一月壬寅葬于所居東北
十有餘里太平鄉三異里符源銘曰

世無災兵以敵其生家有禮義以為之地衣冠揖
讓優游以卒歲復何歎於意哉

徐夫人墓銘 并序

宜黃徐復皇祐五年進士出身 南郊放選得贛縣
主簿明年改元至和將董其母之官未及期夏四月
辛酉母死秋九月來告曰吾母李氏生十有六年而
歸于徐其居百口姑之繼者四人吾母事之亡蓐芥
至于女姑叔長穉婦靡不得其歡心先人諱某官學

且父吾母夙夜躬養烹以禮賓客未始厭倦復十八
而孤方肄詩賦吾母請于先祖使之卒業舉不利將
退而服田又勗遣之以獲齒于下士命合之祿未登
養器而遭大變平三惻隱以調急為上務斥衣賣飾
一簪無所愛死之日親疎內外皆突出涕天蒼地黃
何往何慙願得銘以相哀不與復非舊憐其意從之
夫人之曾祖某祖某父某祖不仕復之兄曰某弟曰
某曰某曰某豫亦好學姊妹三其長嫁杜某其次進
士胥某其次戴某銘曰

人之教子教成而親死天下多如此將為善思貽
父母令名必果復也能之則欲報之德誰曰不可

鄭助教母陳氏墓銘并序

鄭君名某字某建昌南城人吾母其從祖姑也夫人
於觀為舅之妻故常得見焉鄉里陳為冠族夫人之
父某贈殿中丞祖某曾祖某不仕歸于鄭氏生二男
裁數歲而寡姑老子弱門內外事一介畢委于其躬
性嚴正處之有宜請謝姻戚意厚諄諄用福其家以
不失舊壽六十有五皇祐五年夏四月乙未卒小子
曰倫既早死君孤露一身延其世祀曾祖某父某蓋
皆善良能治生而君繼之抑管子所謂士工商農之
子少而習焉其心安焉者矣廣源蠻犯嶺表
朝廷以空名告身屬江湖轉運使募入錢穀而郡縣

風曉之君以此守撫州助教執親之喪數月得病未
葬而卒年三十有七至和元年冬十二月也二男曰
某七歲曰某三歲妻謝氏獨當家事閤門無五尺之
童累如夫人初寡時嗚呼可哀也已明年三月乙酉
以二喪厝于其縣太平鄉之龍宴窆同塋而異壙君
之姊妹六人嫁范某徐某胡某聶某陳某夏某五女
嫁陳某鄧某張某其二尚幼銘曰
吉凶在人邪彼壽者何淑於身而天者何怒於神
其曰偶然邪何再世小夭若寡而傳夫人之意常
恤後嗣其死未幾而禍猝至古人之言倚伏者猶
可信而俟邪

處士陳君墓誌

君諱某字某建昌南鄉人曾祖某祖某父某自有誌
君性慈和且意事同產六七人身為之長當母在時
一以家事屬其弟無所前都閤門百口不識答罵及
官府召呼雖甚畏怒且躬以進不移禍於人為政者
似察焉未嘗辱嗜酒博游或詬之而或戲之其色自
若子陟有詞學愛之欲其達其在京國輒馳往視既
及第為邵武縣尉至和三年春又就見之中道得疾
入官舍而卒年五十四輓其喪歸冬十一月乙酉葬
于郡西太平鄉金塘凡兩娶陟出蔡氏其繼徐氏生
防階附隱三女長嫁朱某其二尚幼銘曰

古人以一世為夢一覺其間利害何足可道若君者其已覺也哉

宋故贈都官郎中張公墓碑銘并序

駕部張員外守旻之一年狀其先君郎中之善屬于親願為文以表墓竊迹三代葬從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故勲勞不懋名位不尊雖子孫蕃大唯至美乎宗廟彼窳窳之事無敢加焉後王損益有追贈之制恩漏泉裏咸同正官 國家仁甚於占賞徧于下凡在周行必寵貴其父母郊社行慶踵以為常今郎中得官五品於令宜立碑而員外出刺是邦翻小草民託寄宇下身

今執筆其可以辭謹按所狀而文之郎中諱某邢州沙河人曾祖諱某父諱某世不仕積善之澤漸于其躬狀貌瓌偉人鮮能及性本孝悌且意義刻自九族內外悉能諧和使無閔恨而鄉人美之豈所謂施於有政是亦為政者邪厚本力積以給其家身雖肥遯言必詩禮克致嗣子策名于朝又豈所謂愛子教之以義方者邪其生五十有六年祥符癸丑夏四月卒即塋于所居西偏既而贈大理評事殿中丞屯田職方員外郎都官郎中夫人柴氏某縣太君生男女五人員外名某習孔氏尚書景德中及第試于州縣無曠厥職由大理寺檢法陞審官籍其修天聖編勅與

有勞焉歷鎮五郡稱為盡心四女伯仲皆嫁李氏叔
趙氏季尹氏員外之二子業進士今賦于太常矣後
胙饒衍胡可量哉銘曰

大河之北 土風朴渾 公宅其間 孝義終身

一閨門雍雍 鄉飲欣欣 生而不試 沒乃推恩

君仁有加 子心罔極 贈官五品 立碑九尺

慰彼顛靈 光于墓域 後昆之才 孝思是則

宋故朝散大夫守尚書屯田郎中上輕車都

尉賜緋魚袋江公墓碑銘 并序

孔子稱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長人者不恤
義教而一之刀筆雖聖與庸或無以異矧其人品中

下云哉世俗所以不甚相過者無足可怪士大夫不
以賢自待蒙耻苟得習以為宜上亦不以賢待之動
有法令不得行其意爵列於朝而習史胥之業故愚
者亦足尸一官賢人歛手于位就繩墨間有可道者
則今之循吏也已嗚呼江公非循吏而誰歟公諱錫
字某祥符五年進士及第得汀州推官繇興化軍判
官除大理寺丞歷殿中丞太常博士屯田都官職方
員外郎屯田郎中其使知陵州仁壽婺州金華縣知
英州通判潤宣州知建昌軍處州遂致事年七十卒
時慶曆六年也公弱好文學性孝友既耆而執清河
太君張氏之喪尚致毀於請老當得一子官舍其孫

以與弟之子某人以是稱焉明在慎善聽治在興化
常受命使府決諸郡之獄故僉薦之仁壽洪氏嘗為
里胥利隣人田給之曰我為若稅免若役隣喜刻其
稅歸之名於公上逾二十年且偽為券茶染紙類遠
年者以訟公取紙即伸之曰若遠年紙裏當白今表
裏一色偽也訊之即服金華舊梗而說公之政粵民
動於役其胥或世世與其族異財而同籍率一胥影
戶數十公至英乃擿而旬用之轉運使指以示他郡
下戶獲安在建昌擊豪褫敝疑若山重于今有述焉
娶同郡戴氏封萬年縣君生六子而卒長男某都官
員外郎蚤有譽不幸死矣某著作佐郎某太廟齋郎

嘗有學行三女嫁進士毛某程某潁州推官馬某皆
良奧也曾祖某不仕祖某泌水尉父某贈都官郎中
自十六代祖世源因官占衢州開化其上不可知凡
一姓多者數望俗以意稱之問其譜則亡或斥古之
顯者以為祖是之謂誣故不書觀經為公耻著作使
來告喪以毀壘弗及誌惟令五品有碑請列茲文而
繫以銘曰

善不獨善 既施於民 福在子孫 不止其身

少進老退 始卒無悔 死而有知 何慶之大

宋故將仕郎守太子中舍致仕宋公及夫人

壽昌縣君江氏墓碣銘 并序

公諱某字某其先江南宰相齊立之族遭亂播遷自
洪州南昌家建州建陽曾祖某祖某以是無聞焉父
某讀書客死太平州公少時亦不顯既而有子曰咸
字貫之受位於朝例以公為大理評事歷位尉大理
寺丞太子中舍致仕年八十一夫人江氏江南翰林
學士文蔚之曾孫 本朝職方員外郎翹之孫汝州
龍興縣主簿湜之子累封長安壽昌縣君年八十慶
曆八年冬十二月壬午卒越八日己丑又有公之喪
皇祐元年秋九月己酉合塋于所居塚南從先塋也
公逮事祖父母能致其孝以寡兄弟其母程氏篤愛
之欲無去其家故不使宦學然性喜事鄉之儒衣冠

者多與之交見人子孫孝悌學文不啻出諸己有良
紙筆必徃遺之夫人善言語有識於家內外靡不規
正而姻族信之前失數子乃謂公曰積善餘慶今生
子不育無乃父母有所闕歟姑自脩而已用是時異
夢而生貫之總角好書不同群兒夫人曰此子必與
宋氏吾叔父知南劍州可使從之學矣則司勳郎中
名拯者也不數年而貫之大成應舉得官由州縣至
常參督補東南以便侍養公老而靜勝日於官舍焚
香誦佛書有佳山水未始出遊迹其所為亦足以遠
嫌疑非苟然也夫人雅知子初貫之知尤溪在上位
者嘗以憾故使爪牙吏求貫之之私將傳於法及知

瓊州亦如之聞者鮮不憂而夫人論公吾兒志大且
廉決無私事為人所不得不足憂也已而果然老年俱
不病自知將死教令婦子曹曹如平常鄉人異之三
男貫之為屯田員外郎有文章年逾五十學問不倦
書非聖人作一切鋤去不問至于為吏亦多見稱此
其功名未易知次日某頗雋才蚤死曰某能治生得
其母心二女嫁李氏饒氏觀辱貫之游而不獲拜其
親於塋又不克會今貫之乃來求文謹次所聞而屬
之銘曰

壽考人之願而夫婦偕老有嗣家之幸而其子知
道四者得之固已足矣又申之以官邑之號苟為

不善之人安能到此哉

宋故朝奉郎尚書都官員外郎上騎都尉賜

緋魚袋陳公墓碣銘并序

南城治之右麻姑山前左麻源東南其地曰某是惟
邑人陳公之墓公諱某字某天聖五年進士及第歷
擢寧洪州推官五遷為都官員外郎知宜春臨川貴
溪豐城縣年六十有三而終實至和元年公少好學
以其才有鄉曲譽性重慎不易出言視之若無白黑
及逢其人則曹曹是非必中與人交外淡泊然其義
分雖白首如初在官文理堅著罔有懈弛其所持操
亦不可奪擲有土茶既貢而償其餘公言其賦民轉

運使以聞及其貢者皆免洪有久獄遂證不已公與
守爭守怒而起終以為公能遂舉之臨川民有以廢
弟為異性者買吏得直莫克為辨公召語之不刑而
服其行事多此類故在幕職時舉者十有七人張伯
起吳安道蘇儀甫趙叔平皆世名臣居家孝友親既
沒十年與其弟某居無間言若親若故或旁以生要
之言行一有繩準鄉人畏之晚憲吟詠久而益工不
善飲酒發懷散憂必以詩其存者若干首將老于山
林未及言而疾作哀哉塋禮有碣宜為之銘其繫世
則誌諸壙銘曰

楚之東兮吳之西山雄石俊兮盱之湄公將退兮

隱於詩經鸞鵠兮楊蘭芝志不就兮以喪歸曰天
與命兮竊難知予高年兮識者誰公之美句其傳
之

宋故朝奉郎尚書都官員外郎上騎都尉賜
緋魚袋陳公墓誌銘

公諱某字某建昌南城人進士及第為郴州軍事推
官罷得寧州不行以鹽鐵判官舉鹽海州洛要場遭
母憂復常權洪州觀察推官除大理寺丞知袁州宜
春移雅州廬山父老改撫州臨川除殿中丞又以憂
解既而知信州貴溪除太常博士明堂禮畢遷屯田
員外郎督知洪州豐城除都官員外郎至和元年二

月乙卯卒年六十三以其柩歸明年及此月某甲子
塋于鄉某某里某地名曾王父某王父某不仕父某
贈某官母周氏某縣君妻黃氏某縣君長男某廣文
生再就禮部試次某不應舉次某一舉下弟死于京
師女嫁黃某范某黃某銘曰
官六品非賤年六十非天生而鮮悔後有紹左神
右仙維宅兆天之福公夫豈少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墓碑

陳府君夫人聶氏墓誌銘并序

府君諱某字某世籍南城曾王父某王父某父某皆
不仕予六七歲時在山中有人從外氏所來言從母
之夫病且死其弟以股肉食不起既而事寡嫂有禮
族姻善之及予長審知其人乃府君也景祐三年秋
八月府君年五十三卒其冬十二月葬可封鄉安樂
里源潭之陽後十八年至和甲午夏四月夫人聶氏
年七十四卒明年春某月塋于其墓東南隅孤來求
銘敢不聽吾邑陳氏為富家而幅之以善于今四五

世智不以駕愚力不以鉏弱官無訟牒獄無繫人入
場屋得祿位者磊磊相望而府君以孝悌處其間喻
子教孫蚤聞暮燕以終于身不亦美哉夫人之曾祖
某祖某父某亦不仕為人母者五十年主家事者三
十年旁禮娣姒下法子婦儉故不之用慈故不失恩
屬續之日門內百口又何盛也生男八執喪者五人
曰某其人和能友群弟曰某善讀經書作詞賦郡薦
新人嘗為之首曰某曰某曰某服產業一女嫁黃氏
遜之子曰陟進士及第初為邵武尉銘曰
管仲有言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今之愚
者階其富以趨行獄陳氏之良鄉所矚君之天婦

全而復積善有慶乎後昆百祿

進士傅君墓表

亡友傅君代言字某生同鄉長同學心純行潔而外
不亢激見人善卑之若臣僕聞人過弗敢言其在已
則改不待頃故在家而和與眾無蕪芥好學有辭以
進士得試于墀下兩舉不利歸而寢疾以書請觀願
一言庶乎不泯沒病革矣書字幾不成猶拳拳俟報
而後死哀哉其意何邪時年四十五慶曆甲申秋七
月也後二年正月壘君家世善良曾祖某祖某未嘗
筮仕父某在祥符以前用辭賦著稱不遇而死皆曰
在後人至君又無祿識者益憐之娶鄧氏生二男某

某然未有立塋已其兄某使人來告廼表其墓曰
莊周論天曰自然吾以為妄言至于仁者天鄙者
壽禍福之來荒忽而不可究然後知周之言為不
謬嗚呼吾友不幸而堂有老室有幼不然則大彭
殤子亦何足道哉

陳伯英墓表

吾嘗銘陳君仲溫之塋以行高故譜敘甚詳其子漢
公字伯英初名後十二年而死又從而表之噫逝者
如斯徒使吾文不施於樂歌舞蹈而施於墟墓間也
伯英少從吾游俊捷有智數頗多能應進士舉不售
因放失繩墨衆非之終克自反於親勤於家儉於人

恭摩垢出光清議始變年四十得疾不治哀哉妻聶
氏有五男其三嚮成人曰汝羲汝士汝臣女許嫁鄧
潤甫廖廷圭幼者二人其弟次公次山皆有學行庶
幾大其門噫天人果通邪善積必有慶不然未可知
辭曰

山可塵谷可堙謂余非妄人者無疑伯英之墳

處士饒君墓表

饒君諱某字彭年世占南城蓋予同鄉曾祖某祖某
父某皆不仕君耦周氏生男景先見先女嫁陳某李
某吳某桂某其齒六十有四死塋里中之金灣後一
年實慶曆七年景先礱石以待我故書其墓曰

吾邑絕大江數百里與閩粵為腹背土地衝沃宜
稻桑麻無大水旱飛蝗所不至故其人足衣食俗
推少機不肆文法為獄訟事吏惡政苛廩之百端
卒無敢言以豐富之資加自重借而居之名山水
之間花草禽魚日變時異使人見之心竅恢恢欲
追騷人校江山醜好然則諸父兄行有不為祿仕
而搏禮義探儒雅者固其宜彭年性溫厚力治生
以遠不足其餘唯務為詩與學者更唱和爭錙銖
膏壘不倦二子幼讀書不使參外事故景先以其
文再試于禮部見先亦嗜學多藝其壻陳吳桂皆
一應進士舉由此觀之抑好善之效晚節自除葬地

築室其旁以待賓客為觀遊歌琴賦酒不覺老至
自置塵處聞其所為有足喜者往時相見頂髮未
素今茲復來墓草已宿弔傷雲霧嗟嘆栢竹揭之
墓門千載可讀

醫博士周君墓表

周君諱某字某鼎州桃源人以醫來建昌為博士年
七十有一皇祐二年夏六月卒冬十有一月葬其孤
播德來求表之辭曰

君之至是邦吾時未及生吾成人與之往還尚二
十餘年其容體昂昂口辨多所駭履凡荆楚間三
川物象屈原宋玉嘗稱道者往往記憶上下巫峽

見神女事迹言之鏗鏗可聽善飲酒要之坐花草
醉倒歌舞不以年長辭趣為和同然未始以氣下
於物用醫藥交有位雖甚親比亦無所私謁吾以
此知其人吾母曾病急不能言衆醫縮頸遞去唯
君視之曰不死治數日起之吾以此知其藝命不
謂短家不謂貧其教有義其嗣有人龍池之東負
山為墳後來弗知信在斯文

前進士廖君墓表

君諱夷清字禮卿南劍州將樂縣人曾祖居素仕南
唐以剛直見忌由校書郎二十載裁得大理司直建
隆而後稟命我朝遂課其功累遷至瓊林光慶使檢

校太保判三司驟諫後主不聽閉門却食服朝衣冠
立死井中已而得大手書於篋曰吾不忍見國破耳
故文士徐錯弔之有三閭自投於灑浦伍相願棄於
江流之句不數月而金陵降迄今鄉人有記其事者
皆叩頭稱之祖仲符少有志氣以詞學名兄弟蔭補
獨不就及 朝廷錄忠臣後授汀州掾卒父知章亦
秀士克世其家未及進而死君童子而孤力自樹立
篤學有力作詩賦尚俊壯其於啓事長調歌尤能動
人性孝友常省其姑退必感泣謂人曰吾姑類先人
其弟臣清得官而夫遺骸在唐州君時下第至江南
聞之匍匐往收方大饑道遇劫告以其故賊亦義之

不害初舉解頭好事者寫其賦於屏今猶未絕五試
禮部皆不耦慶曆二年特奏名賜同三禮出身未免
選沒於京師年四十八昭武李誥師其友舊棺斂以
歸其冬十二月塋于建昌軍南城縣太平鄉凋水實
君之徙居邑也娶鄧氏生四男平噩可至一女嫁周
翰夫人之死後君十三年於其塋也平自為誌平十
二齡而無父蘄蘄自然出於泥滓間以濟其業聽高
眠遠有足佳者群弟壹於學問皆未易知積善之慶
將在是哉以石表未立捧其鄉先生屯田郎中李公
之狀來觀嘗辱君游謹撮其要託辭左方

太保之中貫神炙天當時不省其諫後世不聞其

賢非君之才而平之孝孰能因而傳乎為人之子
孫者其可不然乎

李子高墓表

南城縣東北遠百里吾高祖之公家焉天聖中嘗省
松栢至於子高之室子高業已不仕有男冠卿生十
三年習為歌詩教義諄諄無忝世儒後冠卿第進士
試校秘書守臨川主簿代歸未幾而孤來乞文曰惟
先父好學篤善應舉不得官治衣食業不能貪以取
餘醉吟山水間忘其老喜弄人之急里有爭往往和
解之使不致獄訟眾亦愛悅用濟不肖子于宦學未
始有報而舍去忽焉願得表其墳託以不腐姑取其

譜而系之辭子高諱喬年六十八慶曆四年四月庚子卒十一月乙酉葬考彥機祖文遇曾祖捷皆布衣初娶盧氏生叔平叔良早死一女嫁饒瞻繼陳氏生冠卿其季漢卿辭曰

生無失宜死何足悲有子而奇其後焉可知邪

先夫人墓誌

有宋皇祐三年冬十有二月乙酉李氏之孤觀奉其母夫人柩葬于所居西先父府君墓東南隅實建昌軍南城縣鳳凰山之麓也夫人姓鄭氏其先蓋鄉大姓曾祖某祖某考某皆不仕夫人初有二男為無服殤既而生觀十四年而先君沒是時家破貧甚屏居

山中去城百里水田裁二三畝其餘高陸故常不食者夫人剛正有計筭募僮客燒雞耕耨與同其利晝閱農事夜治女功斥賣所作以佐財用蠶月蓋未嘗寢勤苦竭盡以免凍餒而觀也得出游求師友不為家事罔其心用卒業為成人不然曩爾小子為庸保為負販供養猶不足何暇孳孳學問間邪復還舊居娶婦有孫如平人家夫人茲不倦門內細碎觀尚未及知慶曆中應科目罷歸迺自念親老矣而數棄去舟江湖客京國以為之憂抑又窮空無以備其脆非人子所宜因決不求仕進忍耻業衣食庶乎終養無有憾焉既八九年而智淺力少不克如志夫人性多

設施好義而信人祭祀賓客婚姻之禮不以貧故畧
之聞人緩急來有求者應之唯恐不逮衣食在身者
必假飲食在前者必輟况於錢穀固無吝心由此困
乏百計不效夫人亦厭之觀惟易窮則變變則通所
識公卿大夫多矣苟扶吾親往乞食焉尚可以濟迺
用此言告之夫人喜曰是吾心也幸而離鄉非但謀
食而已且使雜人不到吾目前則煩惱自少况乳幼
學已而不進吾與汝俱西亦將有知汝者吾孫又漸
長彼多英俊游聞見當遠大也謀之未集而及大故
疾病猶數數問行期嗚呼夫人卒在壟前二百七旬
有八日實其年春二月丁未壽六十有九後先君沒

二十九年先君嘗學不應舉以教其子作詩賦亦樂
施惠允直信生平無所爭不識州縣廷終以不得意
死年四十三嗚呼觀何人哉有心不明有力不彊父
已不待養天幸有母而方施施進不能為祿仕退不
能求財利以足其欲使之顛顛晚迺悔之未及行而
禍作矣嗚呼觀何人哉天鬼不誅王法不治猶有面
目以視息世間復何人哉誠懼乏祀不自引央敢因
襄事刻石以記其罪抑為事親者戒嗚呼哀哉

亡室墓誌

亡室陳氏不知其先所自來今為南城人曾祖某祖
某世大姓父某弱冠夫婦同時死唯是女生五年養

于伯父某又十一年而嫁嫁十七年而卒於戲吾家
破父及觀好自樹立與世不諧日益危窮陳氏處之
罔不寧雖晨夕費猶或已出斤粧櫛膏之單盡執勞
辱殆與臧獲等時復寒饑不可忍終無一言族親期
會惡衣以往參錦文珠象之間而不耻事姑瞻相顏
色惟先意之為吾母固愛之觀行四方未嘗與謀亦
不敢問在家有所嗇獨居常數月然不見怨望早桑
靜正亡世俗婦女之態訖不得報以死悲哉長女許
嫁陳某一男參魯僅毀齒中女五歲其少未免懷姑
老喪婦子幼失母號咷之聲擗耳酸骨校善惡則尤
人論禍福則怨天復何言邪復何言邪龜告吉日用

塋于城東二十有五里望州嶺之陰且刻石以識其
墓于時歲在丁亥大宋慶曆七年

亡女墓銘

李觀之長女嫁為陳汝翼妻年二十六死其父傷之
不能已乃銘于墓曰

巧以慧兮慎言語

之汝家兮畏如鼠

人生皆樂汝獨苦

命之薄邪抑吾故

汝來何為何以去

墓無子孫久誰護

後人知汝吾之女

幸掩汝骨無汝露

鄧公儀傷辭并序

亡友公儀名立姓鄧氏舉進士年三十二以死嗚呼

公儀生數歲秀異不群諸兒善記誦聞於鄉長而學
成為文辭謹聲律主故實讀之溫溫可愛性賢深於
事理其道雖不著之策牘為訓具顧其身所履頗多
矣事父母孝謹撫其弟愛而有法庶不至猶儉不至
非氣堅正服義疾惡人不得已而與居未嘗安若據
棘芒也厭浮屠說斥巫祝邪媚遠之不使汙其門其
意與予正同然予時有所避閑不出諸口公儀見事
如不可忍雖在親戚多引繩墨彈直故予猶憚之也
早苦氣逆藥之且平俄而執父喪哀甚疾作不可治
矣是以死嗚呼予自始學善之志合道一居甚驩衆
不是吾行而公儀是之衆不聽吾言而公儀聽之樂

未始不與共也憂未始不與謀也他雖甚厚弗之若
也冤哉失之矣復何言也公儀死前百餘日子將西
游告之別時公儀病矣猶未知果至是也姑勉焉而
去及其歸也而公儀壟矣不見其死友之不終也不
銘其美文之不公也吁墓之草再黃矣是皆弗可得
而悔也徒傷之以辭云

落落其實兮譁譁其華晰晰其鄉兮噫噫其家出
處默語兮禮而弗邪璞乎君子兮孰訾其暇學優
而仕兮維八之欲自熾而坦兮始園其較志愈張
兮疾愈蹙老愛弱慕兮嗷嗷其哭嗚呼豈人不好
善兮鬼之求不用于明兮用于幽不然何時未之

知而命奪之善不獲福兮惟禍之隨因焉哉鳥之
飛兮隻其翼航之中流兮槩斯溺吾友之舍我兮
不我力行梵梵兮將焉得自我不見兮再易其正
心煩憂兮曷月而寧挂而酒兮以寫我誠路漫漫
兮莫造其塗莊周之云兮息以死而勞以生斯言
之信兮子無恨情吾道之不病兮吾友之行千秋
之下兮庶存子名

白石進師塔銘 并序

佛法之行於中國豈不雄健不校矣哉夫之生民靡
不有事賢者效志愚者效力以有賢亡孽孽蚤夜而
鮮能得志唯佛之徒去離遠甚安樂無筭王臣所嫗

獲士女所合湊生則得其奉沒則得其歸而况人材
有以超類者惟其心之所之而已噫佛之法豈不雄
健不校矣哉今吾見惠暹師其人材超類者乎師南
豐章氏子生十三年出家禮白石居壺長老誦法華
經祥符中以恩得度壺既化去其住者惠通惠德而
師繼焉師有計慮能施為自通德住時已主院事殆
今無曠性潔特耻交凡俗積四十年不踐城市頗喜
篇籍詠古人詩以對賓客吾少居山中嘗與往來慶
曆五年復抵其居因告我以年老治送終之具院西
有官隙地且買之以歸骨焉懼久淪滅無以旌識幸
我之來請文以信之吾既善師之行又歎佛之徒能

優游以卒也如此廼授之銘曰

生也何來 死也何歸 神形一離 曷封樹為

土石哉哉 松檟差差 惟門弟子 是瞻是依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常語上

或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吾子何為曰衣裳之會十有一春秋也非仲尼修乎木匠衛風也非仲尼刪乎正而不譎魯論語也非仲尼言乎仲尼亟言之其徒雖不道無歎也嗚呼而朝者豈易與哉使齊桓能有終管仲能不侈則文王太公何惡焉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蓋聖人之意也

或問伊尹廢太甲有諸曰是何言歟君何可廢也古者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成湯既沒二十五月伊尹之知政太甲之居憂國其常也不官於

臺而宮於桐近先王墓使其思念名之曰放徽之之
至也故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
亳二十六月而即吉也則太甲之為君何嘗一日廢
矣哉

或曰然則霍光廢昌邑王非歟曰霍光之罪滅族晚
矣知之不明行之不慎視君如玩物去取在諸掌董
卓效之東京桓温用之江左宋齊以下覆車方軌職
光之罪也敢問為光者宜如何曰皇曾孫高材好學
而光不知王賀放縱而光不察既委質而臣事之矣
庸可悔乎衛靈公之無道也有仲叔圍祝鮀王孫賈
而不亡昌邑群臣有王吉龔遂忠直人也言諫游獵

而賀加禮遂梓大奴善屬衛士長行法而賀不禁賀
之資朴猶可為也况大將軍秉天下權其讒諛者舉
放逐之如吉遂者使居左右若夫漢廷固多士矣豈
無輔弼之益哉受皇帝璽綬二十七日而解之解其
暴也賀之言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
光而學也慙恨死矣

或曰伊尹放太甲而天下厭然周公屏成王而國有
流言何也曰周公武王弟也有次立之勢管蔡其至
親也易以生怨以怨濟疑理固然也敢問太甲不能
終允德成王不見金縢之書則伊周柰何曰太甲賢
也不得不改成王亦賢也不得不悟太甲成王果不

石印以文集卷三十一
賢刑則湯武不以託伊周伊周亦不受之於湯武
或曰知人蓋未易也周公不知管蔡安知成王曰事
有小有大有緩有急監武庚之國其任人也常事也
天下之政多矣譬諸日月猶有所不照夫以新造之
周而謀嗣焉其用心奚若堯不知四凶可也至于冊
朱其有不知者乎

徐羨之傳亮謝晦廢宋少年立文帝亮迎大駕於江
陵道路賦詩有悔懼之辭已云果誅夫三子者有功
於文也何疾之為曰疾之必也由其悲號嗚咽而後
悔懼亮見事遲耳女之賊其夫而私於我者其可以
納之室乎是亦恃賊我也宋文豈不謀其身不爾則

為後嗣也漢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驂乘上
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故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
之禍萌於驂乘也

成濟刺殺高貴鄉公司馬文王聞之自殺於地乃收
濟家屬付廷尉夫弑逆非文王意耶曰弑逆之名何
可當也其有意必假手於人而歸罪焉養犬者固
欲其禦人也客來而傷則擊犬慙於客不得有說
也為大惡而得大利既外於人倫矣况父母妻子狼
籍都市者乎智矣哉王僧辨也其對湘東王曰平賊
之謀臣為已任成濟之事請別舉人

孰謂漢孝文恭儉而已乎其有帝王之材者也知權

者也周勃誅諸呂迎立之即日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文為郎中令行殿中然後坐前殿勃之掌握已無物矣許勃歸相印既又使率列侯就國何其決也或曰孝宣之初曷不然曰勢未可也宣為庶人依許史而已不若文之有代資也漢廷諸臣未始相識誰可與言哉既踰年矣而光稽首歸政不因此謝之顧謙讓委任焉過也幸光速死不爾殆哉敢問光雖無術其志忠矣抑可疑乎曰使光未死而陰娶之語泄則此何為

能以權歸上敢問何謂也曰大權在已大禍隨之夫其用事日久刑人之文殺人之兄絀削人之爵位者多矣言而弗聽求而弗得者又多矣怨者幾人邪怒者幾人邪我一日而去其權則被無動邪譬諸騎虎下則死矣富貴尚不足惜其如我身何其如我家何舍隆盛而就夷滅人情之所難其附離者又欲尺寸功則斯人也能不異慮邪魏武有言曰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福信矣其惟君子無求生以害仁者斯可謂至忠也已矣

或曰古之至忠者誰歟曰其皇甫嵩朱儁乎平黃巾威震天下梁衍說之而不肯從陶謙推之而不肯應

開命馳走就拘朝廷其忠不可及也敢問不有郭子儀者乎曰子儀可人也然唐室雖衰人心未去程魚雖巧言肅代猶出命君命而違不反則叛矣反叛之名中人彈諸况子儀乎嵩儁則不然董卓李傕之猖狂獻帝在無獻帝矣因兵威乘衆欲以伐其罪孰不曰宜也被以君命來遂不敢拒哀哉二臣之心吾嘗為之痛哭矣

或曰范曄評嵩儁以為舍格天之大業蹈匹夫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為智士笑何如曰申生不敢愛其死使天下知有父也嵩儁狼狽虎口使天下知有君也人以君命召我我以矯詔拒之其非矯者亦足以為之辭矣夫徐君側之惡惡極而君興可也不幸投鼠而器喪焉安得面目見天下哉是二臣者所以自歸於陷穽也被范曄弒君賊也宜乎其笑之矣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常語中

晉明之明王導之忠其至矣乎或曰元帝固任導矣
曰否王敦初反導不足疑也而元帝疑之王敦再舉
導乃可疑也而明帝不疑夫敦不以君為君其肯以
導為君導既宰相矣藉令敦捷又何求焉在他人猶
可無異志况導之為腹心乎而劉隗用事導見疎遠
且欲悉誅王氏當導之率昆弟子姪每日詣臺待罪
也呼周顛以百口累之而不應也傷哉唯恐其不免
耳再舉則不然為導者去懲前事有不自安之心為
明帝者盍以前事疑之無委任之理而導詐哭敦使

石印江表集卷三十三
衆有奮志帝屬道節使都督諸軍君臣之間若合符契遂平大難以濟中興非至明至忠其孰能哉

或問閻續訟愍懷太子之枉皇太孫立復上疏焉夫以惠帝愚賈后賊安能聽言徒觸死耳續奚為哉曰上聽言人誰不敢言佳哉續也是難能也豈一時之言萬世之言也惠帝雖愚萬世當不愚賈后雖賊萬世當無賊其言欲使著令諸有廢興倉卒東宮兵馬皆得輒嚴須錄詣殿前面受口詔然後為信聽其臣子得如邴吉距詔書周昌不遣王田叔孟舒隱親左右所以固儲副安後嗣誠哉人主有喜怒官掖多姦許怒解而後悔詐行而後覺無及矣如續之言萬安

計也嗚呼學者之勿心也吾與士大夫接三十年矣未嘗有齒牙續者也

漢高帝使陳平乘馳傳載周勃代樊噲噲將曰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計曰樊噲帝之故人功多又吕后弟吕須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即怒後悔寧囚而致上令上自誅之噲受詔即載檻車詣長安至則高帝已崩吕后釋噲或曰平畏吕后而已矣曰不若是則高帝以譖殺功臣吕后怒亦且報平勃平勃死則諸吕強又誰制矣哉高帝之不在噲吕氏之不害平勃平勃得以誅諸吕安劉氏由燕之謀也不亦善乎

或曰劉隗其亮直者歟曰敗中宗者此人也漢興至
于孝景庶且富矣鼂錯以天下壓山東卒動七國橫
屍東市中宗資王氏以有江左其強固宜帝不以術
縻之隗方翩翩執刀筆以裁其末力不任兵而假鎮
以亢斯足以速禍而已矣魯昭公不忍季氏薨于乾
侯晉元帝不忍王敦憂憤告謝子家駒諫而劉隗勸
焉隗之罪著矣帝終不悟雪涕而遣之闇哉

孔子惡稱人之惡者子貢惡訐以為直者夫有口才
又有文法以羽翼之而忘忠恕何所不逮也其甚者
干人骨肉不避父子時主以為忠識者以為賊國無
家焉則以自斃一有可為則危宗廟矣自斃者商鞅

是也刑太子傅黥太子師惠王既立身裂車下危宗
廟江充是也太子家使行馳道中充以屬吏謝之不
聽階為巫蠱殺戾于湖武帝始以充忠直奉法不阿
所言中意然則作思子宮歸來望思之臺嗚呼噫臍
也已

或問泉鳩里加兵刃於戾太子者初為北地太守後
族何變之暴也以為罪邪何以賞以為功邪何以誅
賞之是邪誅之是邪曰理必然也夫骨肉之恩本諸
天也怒有已時而愛無已怒而欲殺則殺者功愛而
不可得見則殺者罪矣夫豈不知殺之之由我也內
無以慰其心外無以慰人心故歸咎云爾文帝逮諸

縣傳淮南王不發封餽待者皆棄市彼輜車封誰敢
發邪非其人之罪也借其死以謝天下也小人因人
喜怒以貪功而不度深淺禍其至矣故齊王自殺而
主父偃族滅魚復侯不得還關而蕭順之憂卒聖人
作議親之辟公族三宥所以養恩而小人間之亦不
知量矣知其說者其田千秋乎其爰盜乎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四

常語下

或問自漢迄唐孰王孰霸曰天子也安得霸哉皇帝
王霸者其人之號非其道之目也自王以上天子號
也惟其所自稱耳帝亦稱皇書曰皇帝清問下民是
也王亦稱帝易曰帝乙歸妹是也如其優劣之云則
文王武劣於帝也乙者乎霸諸侯號也霸之為言伯
也所以長諸侯也豈天子之所得為哉道有粹有駁
其人之號不可以易之也世俗見古之王者粹則諸
侯而粹者亦曰行王道見古之霸者駁則天子而駁
者亦曰行霸道悖矣宣帝言漢家制度本以霸王道

雜之由此也人固有父為士子為農者矣謂天下之
士者曰行父道謂天下之農者曰行子道可乎父雖
為農不失其為父也子雖為士不失其為子也世俗
之言王霸者亦猶是矣若夫所謂父道則有之矣慈
也所謂子道則有之矣孝也所謂王道則有之矣安
天下也所謂霸道則有之矣尊京師也非粹與駁之
謂也

或曰詩人以后稷先公致王業之艱難其非諸侯矣
乎曰武王既得天下詩人迹其世世脩德始於后稷
公劉以至於太王王季文王故云爾也當商之未衰
誰有此言乎如使紂能悔過武王不得天下則文王

之為西伯霸之盛者而已矣西伯霸而粹桓文霸而
駁者也三代王而粹漢唐王而駁者也

或曰祭法共工氏之蠲九州說者以無錄而王謂之
霸在太昊炎帝之間然則霸非天子者乎曰說者之
過也項籍亦嘗霸九州矣在秦漢之間矣尊懷王為
義帝分天下以王諸侯自立為西楚霸王非霸九州
而何也然謂籍曰天子可乎彼共工氏蓋籍之類也
敢問陽尊為義帝俄自叔之亦足為霸乎曰謂其號
也不言其道也

或曰文王受命稱王有紂曰否不得已而伐紂可也
紂猶未伐功未加於民而遽自立以昭其私焉孰謂

文王乃爾武王舉兵建大號追考虞芮訟息之年以
為受命之始故曰惟九年天統未集十有三年春大
會于盟津非西伯實改元也文王世子西方有九國
焉君王其終撫諸後人追為之辭非西伯實稱王也
大傳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追王太王亶
父王季歷文王昌是也康成取緯侯以亂之過矣
或問魯用王禮何如曰成王以周公勲勞命魯公世
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周公尊矣故禘文王郊后
稷皆倣王禮而不備焉周公而上王禮可也魯頌曰
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騶犧是享是宜降福既多
安有非禮而頌之云乎周公而下則僭矣隱五年九

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公問於衆仲始用諸侯禮也

或曰地方七百里有諸曰信也然則孟子何言乎儉
於百里也因闕宮頌僖公復周公之宇而曰公車千
乘朱英綠滕千乘之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疇山陵
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不與焉其何儉於百
里也世俗疑周官五百里以其大也是亦不思耳矣
諸侯之於天子非若敵國然也大國貢半次國三之
一小國四之一諸侯有其地天子食其稅譬之一郡
而已矣魯七百里開方之而四十九殆半王畿也今
之大郡不有半京畿者乎

石印江文集卷三十四
三
或曰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有諸曰紂以崇侯譖囚西伯謂其得衆也諸侯又從之囚其疑膠矣彼諸侯之力足以勝紂邪盟津之會者八百武王猶退師當此時也固未足以勝紂矣力不足而從之囚徒使其疑且怒耳紂能脯鬼侯而不能殺西伯邪是好事者之語也若夫三子獻寶則有之矣然則聖人之賂免邪曰狄人侵邠太王以皮幣犬馬珠玉事之矣文王曷不可况三子者之愛其君邪君親之難何所不為也

或曰文王獻洛西之地赤壤之田請紂除炮烙之刑有諸曰以炮烙為是邪非邪是則不可以除之矣非而請除之則發紂之惡也賈恩於民也姜里之囚既免又激怒之豈人情邪彼惟恐昭昭之不晦圭角之不利也易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象大難文王以之其斯之謂矣

或曰湯文王雖為二伯其國不出百里也曰唐之刺史有一州耳其領節度觀察則連十數州有之矣彼中分天下而治之威權所及百里而已乎後雖三分有二其益者未多也敢問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則是太甲不繼湯也曰書序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不言仲壬也就令繼仲壬為人後者為之子太甲固三年也

或問聖人之道固不容雜也何吾子之不一也曰天地之中一物邪抑萬物邪養人者不一物闕一則病矣聖人之道譬諸朝廷朝廷也者豈一種人哉處之有禮故能一也女子在內男子在外貴者在上賤者在下親者在先疎者在後府史徒胥工賈牧圉各有攸居而不相亂也夫所以謂之一也他人之不一則闐闐耳終日紛紛而無有定次也夫所以謂之雜也世俗患其雜則拘於一是欲以一物養天下之人也白而不受采則人皆縞素矣何足以觀之哉其歸於諸子而已矣

聖人無高行何謂也曰聖人之行必以禮也禮則無高矣夫其高者出於禮也異於人也故能赫赫之如彼也孔子事親無異稱居喪無異聞立朝無異節何也安禮也出於禮者非聖人也矯世者之為之也敢問聖人有過歟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夫豈無過哉或曰孔子謙也曰仲虺之美成湯改過不吝豈成湯之謙也哉世俗之說者則謂聖人無過顏子不二猶或為之辭徒使人君之耻過也而不欲聞之也

三代之政可得而言歟曰民不知之也商因於夏周因於商損之益之未嘗與衆忤也周公之制諸侯因舊國而大之百姓因舊田而廣之天下得不和平哉

世俗之說者必曰復古古未易復也商鞅之除井田非道也而民從之各自便也王莽之更王田近古也而民怨之奪其有也孔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蔽及其身者也孔子之為司寇也不聞其改法度也沈猶氏不敢朝飲其公羊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必蚤正以待之也世俗之說者不曰正其身徒囂囂以疾人之法度其亦非孔子之志也大哉孔子吾何能稱焉顏淵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仰之彌高也則吾以為極星考之正之舍是則無四方矣鑽之彌堅也則吾以為磐石據之依之舍是則無安居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也則吾以為鬼神生之歛之舍是則無廢物矣他人之道借曰善焉有之可也亡之可也夫子之道不可須臾去也不聞之是無耳也不見之是無目也不言之是無口也不學之不思之是無心無精爽也尚可以為人乎哉吾於斯道夜而諷之矣晝而讀之矣髮斑斑而不知其疲矣終後吾世而已矣

